

搜索市廛拔其尤异

——鲁迅用笺赏析

□ 张娟

笺纸,也称作信笺、花笺,是旧时文人写信用的纸张。鲁迅曾在《〈北平笺谱〉序》中论述道:“镂像于木,印之素纸,以行远而及众,盖实始于中国。”中国古代南北朝时就有“五色花笺”的记载,唐代有著名的“薛涛笺”,宋代有用“澄心堂纸”制笺。元明时期笺纸艺术更是达到了鼎盛,并出版《萝轩变古笺》《十竹斋笺谱》。笺纸颇受古代文人雅士喜爱。花笺,顾名思义,就是宣纸上绘有花卉的图案。古代许多文人雅士往往自制笺纸,以标榜其高雅,不入俗流。而在电脑写作的时代,笺纸已成为现代少数文人或书家使用的纸张,多成为一种雅玩。

笺纸的制作是采用木版水印,这种纯手工印刷工艺有分版、制版、印刷等基本工艺程序,用的工具分别有笔、刀、刷子、耙子、国画颜料、水等,以追求复原传统书画的艺术形态、笔墨、神采为目的。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,拿到底稿后,刻工需要根据底稿分辨有多少色块,需要刻几块板子,每张底稿需要画的点、线、面等等,这一程序特别考验刻工对底稿的领悟能力,为了缩小与原稿的差距,刻工的素质很重要,所以木刻水印技术就被冠以了最容易与真实“以假乱真”之名的技艺。

笺纸作为毛笔时代写信的重要载体,鲁迅先生一直都在使用。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工作后,经常去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购买笺纸,当年经常光顾琉璃厂的清秘阁、荣宝斋、静文斋、青云阁等笺纸店。1933年,鲁迅与郑振铎共同编选了一部《北平笺谱》,原版印制100套。此书选图精湛,木版宣纸彩印,因其印数少、品位高,现已成为非常珍贵的善本书,鲁迅称之为“中国木刻版



《鲁迅用笺》之齐白石荔枝图、石榴图(荣宝斋监制)

画史上唯一断代之丰碑”。随着时代发展,木板水印这门传统木刻技艺日趋绝尘,鲁迅遗存数十种信笺,约400多张,便显弥足珍贵。鲁迅博物馆文创商品《鲁迅用笺》是据鲁迅的遗存复制而成,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收藏、选笺都是极具眼光的,反映了鲁迅的美术修养和审美趣味。

鲁迅在《〈北平笺谱〉序》中说了他的选笺原则是:“搜索市廛,拔其尤异”,盛赞民国文人画家:“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,初为佛铜者作墨合,镇纸画稿,俾其雕镂;既成拓墨,雅趣盎然。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,才华蓬勃,笔简意饶,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,而诗笺乃开一新境。盖至是而画师粹人,神志暗会,通力合作,遂越前修矣。稍后有齐白石、吴待秋、陈半丁、王梦白诸君,皆画笺高手,而刻工亦足以副之。”文中所提到的这些著名画家,都是中国传统文人画一脉。例如:清秘阁监制的《东坡展笠图》,画面的绘画手法就是明代陈洪绶的笔法,方中有圆,笔力雄健,夸张怪诞,是一种“力之美”,这也一直是鲁迅先生在推行新兴木刻运动中所提倡的。

鲁迅对陈洪绶推崇倍加,藏有多种陈洪绶的画册,晚年本来打算出版《博古叶子》,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。所幸的是,鲁迅当年选编的《博古叶子》样本,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。由于是样本,所以比较简易,是一本毛边本,然而它的价值不可估量,因为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待的话,那就是孤本,价值连城。

陈洪绶的笔法近代画家中以任伯年为主要代表。任伯年又是吴昌硕的老师,吴昌硕是陈师曾的师傅。《鲁迅用笺》选印了陈师曾的两幅画笺。鲁迅和陈师曾相识于南京矿务学堂,后来又一起去日本留学,在日本学习期间,两人还住在一个寝室里,后来又在教育部一起工作,共事了10年。二人兴趣相投,友谊深厚。鲁迅称陈师曾“才华蓬勃”。周作人评价说:“陈师曾的画上似吴昌硕,下接齐白石,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,因为是有书卷气,陈师曾的画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画中的翘楚。”陈师曾的这两幅写意画,画的分别是松树、竹子、石头等,全部是文人画所喜欢表现的题材,画面配的题跋选自杜甫的诗。鲁迅对杜甫也很有研究,他的作品中时刻体现着杜甫的诗情,因为那是对现实生活的关心。

《鲁迅用笺》中还选用了在民国已名声大振的齐白石的画。齐白石习画之初,画的是工笔画,后来改为泼墨写意。他50岁时抛家舍业闯京城,进了北京之后,齐白石结识了当时已经很有名气的画家陈师曾。陈师曾告诉齐白石,京城的人喜欢艳丽,画得太冷逸不行。齐白石很谦虚,听从了陈师曾的建议,将泼墨画着了色,于是他的画销路很快上去了。后来陈师曾还将齐白石的画推荐到国外去展出。可以说是陈师曾这位伯乐助齐白石完成了华丽转身。

清代著名画家王诒的画也是鲁迅所喜欢的,所以《鲁迅用笺》中选了多幅王诒的画。王诒学戴熙,戴熙是清代著名画家,他是鲁迅在教育部的时的挚友戴螺岭的曾祖父。戴螺岭是民国有名的画家,与鲁迅交往甚密,他曾送过鲁迅一幅山水画,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,而且鲁迅在日记中还记载了戴螺岭请他吃饭喝酒。边吃饭边喝酒还干什么呢?看曾祖父戴熙的画册,以及他曾祖父的师父王时敏的画册,鲁迅看完后说“皆佳品”。鲁迅经常在这样的格调调朋友圈中混迹,审美品位定是不低。

俗话说“纸寿千年”,《鲁迅用笺》对传统文化和鲁迅精神的传承都有重要的意义。

据新华网

古画中的盛夏

□ 郑学富



元 王蒙 夏山高隐图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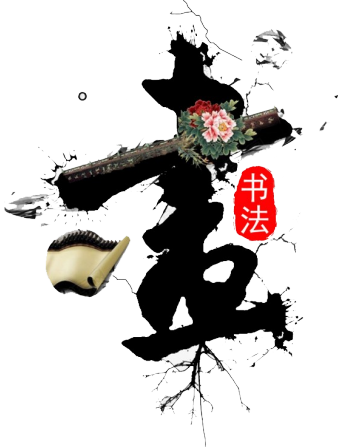
盛夏即仲夏,是夏季中最热的时候。唐代诗人樊旬《仲夏》描写道:“江南仲夏天,时雨下如川。卢桔垂金弹,甘蕉吐白莲。”古代的盛夏是何种景色呢?古人又是如何消暑的呢?我们从古画中可窥一斑。

夏天的景色

“绿树阴浓夏日长,楼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晚唐名将高骈的《山亭夏日》描写了夏日情景。夏天万物勃发,山清水秀,景色优美。仇英的《凉亭消夏图》描绘了青峰叠翠,生机盎然的山水景色。董邦达的《夏山欲雨图卷》描绘了风雨来临前,烟云缭绕,树鸣鹭飞,船收渔归的情景。

北宋画家赵令穰于元符三年(1100年)创作的长卷绢本设色画《湖庄清夏图》。该图描绘的是江湖平远小景,开卷是湖庄临岸,堤坡树木挺拔,垂柳拂溪,野草萋萋,河塘中荷叶田田,鸭群嬉戏,远处烟水迷蒙。一座小桥连接田间阡陌通往深处,这里绿树成荫,环抱着几间房舍,屋后一片林木,在烟雾笼罩下,横向舒展,时隐时现,有曲径通幽之感,充满幻梦般的诗意。卷末近景描绘三株形态各异的大树,与卷首树木相呼应。《湖庄清夏图》表现的是盛夏骤雨初歇时湖上寂静清凉的意趣。画风工丽,笔墨柔润,烟树迷离,幽美恬静,如梦如诗,景色宜人。

元代画家王蒙创作的《夏山高隐图》则是另外一种景致。画的上部崇山峻岭,层峦叠嶂,瀑布孤悬,万木峥嵘。山的中部林木青翠,枝繁叶茂,梵宇僧楼掩映期间,若隐若现。山下溪水潺潺,森林茂密,茅舍草屋,左右



错落,一座木桥横卧山涧之上连接两处房舍。右侧房子草檐瓦顶,室内一隐士高人手持羽扇踞坐榻上,一童子捧盘侍奉左右,室外一童子正在训鹤;左侧为一农家草房,门悬竹帘,屋内陈设两个条凳,一妇人坐于屋中似在做针线,屋外一男子端盆去溪中取水,庭院石凳前一犬静卧,生活气息浓郁。《夏山高隐图》技巧水墨清华,笔法自如,笔墨湿润,采用兼工带写的笔法,刻划精细,墨气醇厚;构图虽繁密,但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实中求虚、疏密对比之法,安排得有条不紊,可谓王蒙山水画之精品。全幅气势恢宏,一派静谧清幽的意境,真是一处可居可游的佳景。右上自题:“夏山高隐,至正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,黄鹤山人王蒙为彦明征士画于吴门之寓舍”。至正二十五年为1365年,王蒙时年57岁。此时正是其创作的高峰期,这一时期他画有大量以隐居为题材的作品。王蒙(1308—1385年),字叔明,号黄鹤山樵、香光居士,吴兴(今浙江湖州)人。工诗文书法,善画山水,为“元四大家”之一。

夏天的花花朵果

夏天温度高,水分足,各种花草树木生长旺盛,生机勃勃,田野里的牵牛花、凌霄花、百合花等竞相怒放,争奇斗艳。南宋画家鲁宗贵的《夏卉耕芳图》就集中描绘了几种花卉。此图画了三种夏天常见的花卉:粉红鲜艳的蜀葵,洁白无瑕的栀子和嫩黄清雅的萱花。在夏日的暖风里,姹紫嫣红,群芳争艳,或拔蕊绽放,或含苞欲放,芬芳馥郁,花香袭人,沁人心脾。花叶千姿百态,花色绚丽多彩,前后穿插,顾盼掩映,优美和谐地融洽在一个清芬芳馨的情调里,为炎炎夏日增添了烂漫色彩,也为人们送来幽香清爽,涤尘洗暑,悦目清心。清乾隆帝专为此图御题五言诗一首:“夏卉弗忘名,而却含至理。白白与红红,黄忘忧以喜。分明诨五千,无名名之始”。

夏天最常见的还是荷花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在酷暑中绽放自己的美丽,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描绘的对象。明代画家陈洪绶的《荷花鸳鸯图轴》描绘了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荷花品格。此图纵183厘米,横98.3厘米。画中的四支荷花亭亭玉立,花朵清丽,或含苞待放,或花蕾初绽,或含露朝阳,或争艳怒放,形象丰富地展示了荷花开放的不同形态,风姿绰约;荷叶也是形态各异,有的似碧玉托盘,有的大如雨伞,有的浮在水面,晶莹的露珠在上面滚动,多姿多彩;湖石雄奇,浑穆古朴、凝重深沉;一对鸳鸯四目相对,嬉戏荷间,打破了一池碧水的宁静;一只青蛙正埋伏于石后的荷叶上,好像发现了附近的蚊虫,欲伺机捕食,给画面平添了几许生机与意趣;两只彩蝶飞来,一只在空中翩翩起舞,一只落于花上。从中可见画家善于观察的细心,与状物精微的匠心。陈洪绶爱莲,亦爱画荷花,曾为自己起号“老莲”。

夏天各种瓜果先后成熟,花样品种丰富,清代画家袁江的《写生蔬果图页》展示了多种果蔬。此图绢本设色,纵32厘米,横22厘米。《写生蔬果图》共两页,一页绘熟裂的西瓜,绿皮红瓤,形神俱备,令人垂涎欲滴。瓜皮绿中泛黄正是熟透的征象。摘瓜人为使瓜保持新鲜,特留有一截瓜藤和几片瓜叶;一页绘紫茄、白茄和青绿的豆荚,藤上小花洁白,绿叶青翠,看上去淡雅清新。这些写生作品以没骨法绘制,栩栩如生,形象逼真,尤其是一些细节勾染到位,可见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腻独到。

大自然中去消暑

在酷暑炎热的季节,没有空调的

古人如何纳凉呢?多数百姓还是借助大自然的环境,走进山川河流,听泉间流水,融入绿树翠竹之中,心静自然凉。其纳凉方式不仅环保低碳,而且是情趣盎然,充满着诗情画意。如唐寅的《石林消夏图》、文徵明《纳凉图》等都是借助大自然的环境,平心静气,驱除烦热。宋人的《槐荫消夏图》和《柳荫高士图》都是在树荫下,仰卧在凉榻上,或坐于凉席上,闭目养神,或慵懒地翻看手中书卷,或喝几杯酒,打发夏日的酷热。

宋代宫廷画家苏汉臣的《荷塘消夏图》描绘了在荷塘边纳凉的美女。画中的荷塘碧水涟漪,荷叶田田,芙蓉怒放,红荷灼灼,白荷皎皎,粉荷盈盈;岸边垂柳依依,枝条拂弄水面,亭台耸立,锦檐绣甍,雕栏玉砌,景色宜人。两位仕女衣着素雅,凭栏观荷,一边乘凉,一边感受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荷花品格。“荷深水风阔,雨过清香发”,一阵阵热风经过荷塘从水面吹来,顿时变得十分凉爽,并且伴着荷香,令人心旷神怡。在酷暑难熬之日,到荷塘边既能纳凉,又能观荷。杨万里在《暑热游荷在池上》一诗中说:“细草摇头忽报依,披襟拦得一西风。荷花人暮犹愁热,低面深藏碧伞中。”此诗写得妙趣横生,不仅人怕热,而且荷花也怕热,躲在碧伞似的荷叶下乘凉呢。北宋诗人秦观寻访到一个绝离烦热的避暑佳所,那就是位于画桥南岸绿柳成行的荷塘边,他安上胡床,斜躺在上面,尽情领略纳凉的悠闲自在。船妹子的笛声在水面萦绕起伏,盛开的莲花在风中飘着幽香,沁人心脾。他不由地写下了《纳凉》一诗:“携杖来追柳外凉,画桥南岸倚胡床。月明船笛



宋 佚名 鹈鴂荷叶图

参差起,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

明代画家仇英的《凉亭消夏图》描绘的是在山中的凉亭中消暑的情景。画面上崇山峻岭,青峰叠翠,白云环绕,犹如仙境。凉亭之上,两位身着官服之人凭栏而坐,品茗交谈,似倾听山中的阵阵松涛,又似观看眼前如练碧水,一童子侍立一旁。《凉亭消夏图》以青绿冷色调为主,青山绿水,生机盎然,观之顿觉周身凉爽,心旷神怡。从题识上看,此画作于明朝嘉靖辛卯年(1531年)七月二十六日,右上有好友文徵明题记:“中有仙人宅,幽深不计年。松杉巢白鹤,楼阁涌青莲。野色孤云外,苍苔落照前。几多尘俗梦,到此一悠然。”

据新华网



宋 鲁宗贵 夏卉耕芳图